

名家推荐·青少年必读丛书

本丛书编委会◎编



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新课程标准》推荐书目

欧也妮·葛朗台

Zingshaonian Bidu Congsh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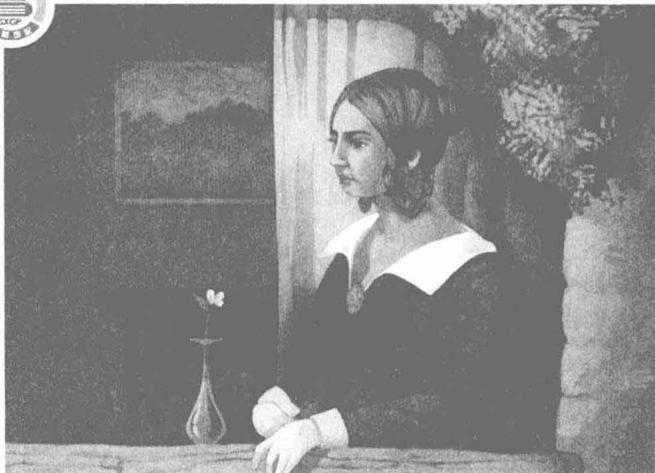
(法国)巴尔扎克/原著





名家推荐·青少年必读丛书

本丛书编委会◎编



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新课程标准》推荐书目

欧也妮·葛朗台

Oeuvres d'Émile Zola

(法国)巴尔扎克/原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也妮·葛朗台 / 《青少年必读丛书》编委会编. — 广州: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9.10(2009.11 重印)
(青少年必读丛书)
ISBN 978-7-5100-1120-7

I. 欧… II. 青…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缩写本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0064 号

欧也妮·葛朗台

责任编辑: 吴怡颖

责任技编: 刘上锦 余坤泽

出版发行: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邮编: 510300)

电 话: (020)84451969 84453623

<http://www.gdst.com.cn>

E-mail: pub@gdst.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通州区潞城镇七级工业大院 邮编: 101117)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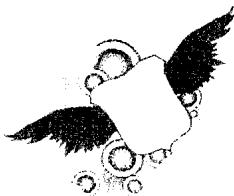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3

ISBN 978-7-5100-1120-7/I · 0121

定 价: 25.80 元

若因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前言

Qing shao nian bi du cong shu



巴尔扎克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他一生创作共96部长、中、短篇小说和随笔，总名为《人间喜剧》。其中代表作为《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100多年来，他的作品传遍了全世界，对世界文学的发展和人类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称赞他是“超群的小说家”、“现实主义大师”。

《欧也妮·葛朗台》这部作品通过叙写葛朗台夫妻、父女、伯父与侄儿等家庭矛盾，深刻揭示了资产阶级家庭中的金钱关系。作者通过一系列富有典型意义的细节来表现人物，成功塑造了葛朗台这个典型形象。他贪婪、狡黠、吝啬，金钱是他的上帝，独自观摩金子是他的癖好，临死

前他也不忘吩咐女儿到那边去交账。他家财万贯，但每一顿饭的面包、每天点的蜡烛，他都要亲自分发，一点也不能多。他的吝啬越来越膨胀，吞噬了他的整个人。葛朗台被刻画得极为生动，使他成为世界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典型形象之一。

本书是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外省生活场景》中最重要的作品，巴尔扎克自称这部小说为《人间喜剧》中“最出色的画稿之一”。本书故事情节引人入胜，完全忠于原著，语言通俗易懂。相信朋友们读后定会爱不释手。

青少年必读丛书

Qing shao nian bi du cong shu



目 录

献给玛丽亚	1
资产者的面貌	2
巴黎的堂兄弟	34
外省的爱情	54
吝啬鬼的许愿和情人的起誓	93
家庭的苦难	140
如此人生	177
结 局	199

献给玛丽亚^①

卿之芳容乃本书至美之装饰，愿卿之芳名在此犹如圣枝^②，虽不知出自何树，然无疑已因信仰而圣化，虔诚之手勤将其换，故四季常青，恒荫家宅。

——德·巴尔扎克

①据考证，这位玛丽亚就是欧也妮·葛朗台的原型，原名玛丽·杜·弗勒内依，于1833年成为巴尔扎克的情妇，曾为他生下一个女儿。巴尔扎克在一封写给他妹妹洛尔的信中提到，玛丽亚是“一个天真可爱的人，像一朵自天而降的鲜花。她秘密与我相会，既不要书信往来，也不要求我细心照顾。只是对我说：‘请你爱我一年，而我将爱你一辈子。’”这一卷首献词在1839年的版本中首次出现。

②经过祝圣的黄杨树枝，据称可带来吉祥。

资产者的面貌

在外省某些城镇，有些房子像最阴暗的修道院、最荒凉的旷野，或者最落寞的废墟，看了使人有凄凄切切之感。也许在这些房子里，修道院的冷寂、旷野的荒凉和废墟的支离破碎都兼而有之。房子内寂静无声，要不是外面一传来陌生的脚步声，窗子里便会突然探出一个僧侣般毫无生气的面孔，以凄冷的目光逼视来客的话，外地人真会以为那是些空置的房屋。

索漠城^①有一条起伏不平的大街，直通高处的古堡，街尽头有一所房子，外表就有这种忧郁苍凉的成分。街上现在已经不大有人来往，夏热冬寒，有些地方还很阴暗，但有一个特点，鹅卵石铺的路面总是干爽、清洁，发出响亮的回声，街道狭窄而曲折，两旁的房子紧贴城根，非常宁静，属于旧城的一部分。

有些建筑已有300年的历史，虽是木造，仍很坚固，而且风貌迥异，各有特色，使索漠城这个地段，颇得怀旧的人和艺术家的青睐。走过这些房子的人很难不欣赏那些两头刻着奇怪图形的巨大梁木，横亘在底层之上，仿佛一溜黑色的浮雕。这里，椽子上盖着青石板，描出一条条蓝线，墙不很牢固，木板的房顶因年深月久，已经翘起；日晒雨淋，木条早已腐烂变形。那边，

^①索漠城，法国中部、卢瓦尔河畔小城，以盛产葡萄酒著称。

破旧发黑的窗槛，上面精美的雕刻已难以辨认，脆弱得似乎承受不住贫穷的女工在上面放置的那几个种着石竹和月季的赭色花盆。再远一点，是几道嵌着巨大钉子的门扇，我们天才的祖先在门上画了一些象形文字，其意义令人永远难以参透，也许是一位新教徒表示其信仰，或者是一位旧教徒诅咒亨利四世^①。也有某位平民鸣钟晋爵之后所刻的贵族标记^②，以旌表祖上曾为官宦的昔日辉煌。整整一部法兰西历史都在这儿了。一所摇摇欲坠的房子，墙壁胡乱抹着灰泥，想当初还是一位能工巧匠的杰作。房子旁边矗立着一座当地贵族的宅第，石砌的拱门上还留着徽号的遗迹，经过1789年以来席卷全国的多次革命的摧残，尚依稀可辨。

这条街的房屋，一层全是做买卖的，既非小铺，也不是大店，喜欢中世纪气氛的人会发现，那简直是我们祖先古朴的劝业场。低矮的店铺既无门面，也无摊挡、橱窗，幽深阴暗，内外没有任何装饰。门分上下两截，钉着粗铁皮，上半截往里开，下半截装着带弹簧的门铃，不断有人出进。半人高的墙上装有护板，早晨卸下，晚间安上，用铁片铆钉拧紧。空气和光线就从门顶和窗框、地板和矮墙之间的空隙进入，房子潮湿得像洞穴一样。矮墙供陈列商品之用，毫无夸张招徕的成分。货色随

① 亨利四世(1553~1610)，法国国王，曾颁布体现宗教宽容政策的《南特敕令》，规定天主教(即旧教)为国教，同时承认胡格诺(新教)教徒享有宗教自由。此敕令遭到罗马教皇和天主教会的反对，1685年被法王路易十四废除。

② 法国古代某些城镇其行政长官由民众大会选任，开会时，市民鸣钟聚众，进行选举，故当选者之后人被称为鸣钟贵族。

店铺的性质而异，或是两三桶盐和鳕鱼，或是几捆帆布、缆绳，天花板的椽子上挂着黄铜丝，靠墙放着桶箍，或者架子上放几匹布。你要是走进门，一个青春年少，穿着大方，系着白头巾，手臂通红的姑娘便立即放下手中的活计，喊她的父亲或母亲出来招呼你，店主的态度各有不同：有的冷淡，有的殷勤，有的傲慢。成交额也许是2个铜板，也许是2万法郎不等。你也会看到一个卖箍桶材料的商人，坐在门口，百无聊赖地和邻居谈天，表面看，他只有质量低劣的装酒瓶的木桶板和两三捆做酒桶的木板，但他在码头上的工地却堆满木料，足可供应安茹地区所有的桶匠。他知道如果葡萄丰收，能卖出多少做酒桶的木板，误差只在一块板上下。日照好，他便发财，天时多雨，他便亏本。一个早上酒桶^①的价钱可以从11法郎跌到6法郎。当地的天气像都兰^②一样变幻无常，左右着市面的行情。种葡萄的、有田地的、经营木材的、箍桶的、开客店的和行船的，人人都等着出太阳。晚上睡觉担心第二天听说夜里下了霜。他们怕雨、怕风、怕旱，时而盼雨水，时而盼天热，时而又盼多云。上天总是和凡间的利益有矛盾。晴雨表能轮流叫他们脸上出现忧虑、高兴、快活的表情。

这条街从前是索漠城的中央大街，从街头到街尾，“真是黄金般的好天气啊！”这句话代表着各家各户的收入。所以每个人都会这样回答邻居：“是呀，天上落金子啰！”因为他们知道灿烂的阳光和及时的雨水会带来多少财富。天气晴好的季节，星期六，正午时分，你别想在这些铺子里买到一分钱东西，因为

①每桶可装酒185公升。

②都兰，卢瓦尔河畔地区名。

人人都有自己的葡萄园和小片地，都要到乡下去忙几天。这里一切都是预先算计好的，买呀、卖呀、利润呀，生意人有的是闲暇娱乐和消遣，东家长，西家短地打听别人的隐私。某家主妇买了只山鹑，邻居就会问她丈夫做得是否好吃。一个姑娘从窗里探出头来，绝逃不过闲人的眼睛。大家心里都藏不住东西，如同那些幽暗、寂静、无法进入的房子，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秘密一样。人们似乎都在露天生活，一家子都坐在门口，在那儿吃中饭，晚饭，甚至吵架。有人经过，他们都要仔细打量。所以从前每当有外乡人来到外省的城镇，总会处处被人取笑。引出不少有趣的故事，昂热^①人是嘲笑人的高手，促狭鬼的称号便由此而来。

旧城的老宅子集中在街的上端^②，原来的居民都是当地的大户人家。这些老宅子还是法国民风淳朴时代——如今已世风日下了——的遗物，本书所讲的故事，就发生在其中一座凄凉的宅子里。别具特色的街道，处处能唤起对往昔的回忆，整个气氛会使人不期然地沉入遐想。拐弯抹角走了一段之后，你会看见一处凹进去的地方，黑魃魃的，中间藏着一道门，这便是葛朗台先生的府上。如果不谈谈葛朗台先生的身世，根本不可能明白在外省“府上”这种称谓究竟有多大的分量。

葛朗台先生在索漠城享有的声望，其前因后果，未在外省居住过的人是不能完全理解的。他还被某些人称为葛朗台老头，但这样的老人今天已经不多了。1789年间，他是个殷实的箍桶匠，识文断字，能写会算。共和国政府在索漠地区拍卖教

①昂热，法国地名。

②街道呈坡形，故有上端、下端之分。

会产业的时候，他正好 40 岁，刚刚娶了一个富裕的木板商的女儿。他带着自己的现金和妻子的陪嫁，一共 2000 金路易^①，跑到专区政府。当时监管拍卖国家产业的是个粗暴的共和党人。葛朗台把岳父给的 400 金路易塞给他，便以一块面包的价钱，虽不合理但却合法地买下了当地最好的葡萄园、一座老修道院和几块分租田^②。索漠城的居民革命意识不强，葛朗台老头在他们中间被公认为一个有胆识的共和党人、爱国者、关心新思想的人物，其实这位箍桶匠只关心葡萄园。他被提名为索漠专区行政委员会委员，在地方的政治和商业方面都发挥着温和的作用。政治上，他庇护革命前的贵族，尽力制止拍卖逃亡贵族的产业。商业上，他供应共和国军队一两千桶白葡萄酒，换回的是留作最后一批拍卖、原属一个女修道院的几块上好的牧场。拿破仑执政的时候，他当上了市长，公事应付得不错，葡萄种得更好。拿破仑称帝后，他被罢了官，因为拿破仑不喜欢共和党人（何况葛朗台还被公认戴过红帽子^③），派了一个广有田产、后来被晋升为男爵的贵族取代他。他不当官倒没什么遗憾，因为他在任上早已为本地区的利益修建了几条优质公路，直达他的地产。他的房子和产业在土地登记造册时占了不少便宜，只完很轻的税。他的地产自登记评级以后，由于不断用心经营，他的葡萄园成了当地的龙头。龙头是个技术字眼，指能够出产上等好酒

① 路易，法国古金币名，1 路易价值 20 法郎，因上刻有法王圣路易之像，故名。

② 分租田指当时法国土地管理制度中规定属国家所有的土地，仅把土地使用权卖给私人，土地经营所得需按一定比率向政府缴纳。

③ 法国革命时期军队都戴红帽子。

的葡萄园。单凭这一点，他便有资格申请荣誉勋位十字勋章。

地产评级这件事发生在 1806 年，当时葛朗台 56 岁，他妻子大约 36 岁。他们合法爱情的结晶独生女儿 10 岁。上天似乎有意安慰一下被罢官的葛朗台，使他在这一年间连续接收了几笔遗产。首先是岳母、娘家姓德·拉贝特利耶的德·拉戈迪尼埃太太的，其次是妻子的外公德·拉贝特利耶老先生的，最后是葛朗台本人的外婆冉蒂耶太太的。这三笔遗产有多大规模，谁也不知道。三位老人家都吝啬成性，一辈子拼命攒钱，好私底下看着心满意足。拉贝特利耶老头把借钱给人叫做挥霍，觉得看着金子比拿金子放高利贷更保险，所以索漠地方的人只能按看得见的收入来估算他的积蓄。

于是，葛朗台先生取得了新的贵族称号。尽管我们酷爱平等，这种称号却是永远也消灭不了的。这就是说，葛朗台成了本地区“纳税最多的人”。他经营着 100 阿尔邦^①的葡萄园，收成好的年份可以酿出七八百桶葡萄酒。还有 13 块分租田、一座古老的修道院。为了节约，他把修道院普通的和彩色的玻璃窗及门洞全部封死，这样既可免交捐税^②，又可以保存文物。此外，尚有 127 阿尔邦的草场，上有 1793 年种下的 3000 棵白杨，现在已经高大茁壮。最后，他所住的宅子也是自家的产业。他看得见的产业估计就是这些。至于他的资金，只有两个人能大致做个估算：一是替他放债的公证人克罗旭先生，另一个是索漠城最有钱的银行家德·格拉桑，葛朗台有时与他暗中勾结，得些好处。此二人尽管行事机密，不乱说话——这在外省是得人信

①阿尔邦，旧时的土地面积单位，相当于 20 到 50 公亩。

②法国督政府时期，即 1795 至 1799 年，门窗均须课税。

任和发财的保证，可他们在众人面前对待葛朗台那种毕恭毕敬的态度，仍让人看出前任市长的资金何等雄厚。

索漠城人人都相信葛朗台家里有个宝库，一个贮满金路易的密室，半夜里他瞧着累累的黄金，乐得心花怒放。守财奴们都认为此事确凿无疑，因为他们看见葛朗台的两眼似乎闪耀着黄金所赋予的色彩。一个惯于从自己的资金获取高额利润的人，其目光必然和色鬼、赌徒和食客一样，都有某种难以名状的特点：闪烁不定、贪婪、神秘，绝逃不过同道人的眼睛。这是一班具有癖瘾的人无声的语言。

葛朗台先生获得普遍的敬重自有他的道理。他从不欠债，既是老箍桶匠，又是经验丰富的葡萄园主，什么时候该准备 1000 只酒桶，什么时候 500 只即已足够，他算得和天文学家一样精确；他的投机事业从没失败过一次，酒桶市价比酒价贵的时候，他总有酒桶出售，他还会把酒囤积起来，等价钱涨到 200 法郎一桶才脱手，而小葡萄园主早在市值 100 法郎时就把自己的酒都卖光了。1811 年葡萄大丰收，他把酒囤起来慢慢地卖，结果赚了 240 万法郎。说到理财，葛朗台先生兼有老虎和巨蟒的本领。他会蹲在那里，长时间窥伺着猎物，然后扑上去，张开钱袋的大口，吞进大堆的金币，然后安安静静地躺下，像吃饱的蛇一样，冷酷而不动声色，徐徐消化吃到肚里的东西。看见他经过，没有一个人不感到既钦佩，又敬畏。在索漠城，谁不曾被他的钢铁利爪干净利索地抓过呢？某人买地需要钱，通过克罗旭先生借到一笔贷款，但要付一分一的利息；某人拿期票向德·格拉桑先生贴现，先就给扣去了一大部分。在市场上或者晚上的闲谈中，不提到葛朗台先生大名的日子少而又少。有些人认为，这

个老葡萄园主的财富简直是地方上的骄傲。所以不止一个商人，不止一个旅店老板得意洋洋地对外地来的客人说：“先生，我们这里，财产过百万的有两三家，至于葛朗台先生，有多少财产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1816年，索漠城最精于计算的人估计这家伙的财产接近四百万。但是从1793年到1817年，每3个月一交的地租，他一年还能收10万法郎，这样一推算，他手里的现金几乎和他不动产的价值相等。因此打完一场牌或者谈完了葡萄之后，精明的人便会说：“葛朗台老爹吗？……该有五六百万吧。”——要是克罗旭或格拉桑先生听见这话，就会说：“您比我厉害，我还从来不知道总数呢！”如果有某个从巴黎来的人谈到罗特希尔德或拉斐特那样的大银行家，索漠人便会问，他们是否和葛朗台先生一样有钱。要是那个巴黎人笑了笑，轻蔑地说是的，他们便会彼此交换眼色，摇摇头，一脸不相信的神气。

偌大一笔财产给葛朗台老头的行为镀了金。即使原本生活上有些古怪之处，遭到旁人的笑话和嘲弄，如今也没人再提了。葛朗台无论做什么都具有权威性。他的言谈举止、穿着打扮，甚至眨眼睛，都会在当地产生很大影响，人人像博物学家观察动物本能的作用一样，认真加以研究，结果从他最琐细的举动中也发现了深邃而难以言传的智慧。如有人说：

“葛朗台老爹已经戴上皮手套了，今冬一定很冷。葡萄该摘了吧！”

“葛朗台老爹买了许多造酒桶的板材，今年的葡萄酒绝对少不了。”

葛朗台先生从来不买肉，不买面包。他的佃户每星期给他

送来阉鸡、母鸡、鸡蛋、黄油和小麦，作抵租用。他有一座磨房出租，磨坊师傅除了交租，还得来他家拿麦子去磨，磨完再把面粉和麸子送回来。他唯一的女佣大个子拿侬，虽然上了年纪，每星期六仍为他烤制全家的面包。佃户中有种菜的，葛朗台便吩咐他们供应蔬菜。至于水果，收获之多，可以将大部分拿到市场出售。烧火用的木柴从篱笆上砍，或将田边半枯的老树放倒，叫佃户锯好用车送进城来。佃户们为了讨好他，还替他在柴房码好，换回他几声谢谢。他的全部开销，据众人所知，只有圣餐费、太太和女儿的衣着及教堂里的座椅费、灯火费、大个子拿侬的工钱、煎锅镀锡、纳税、房屋修理和种植的费用。他新近买了600阿尔邦林产，交给一个邻人照管，答应给点补贴。自买了这块林地，他才开始吃野味。

此人举止简单，说话不多。发表看法一般都用现成的短句，而且声音柔和。从他令人瞩目的大革命时代起，每当要发表长篇大论或者和别人讨论问题时，他都结结巴巴，使人不胜其烦。这种口齿不清，逻辑混乱，前言不搭后语，越讲越糊涂的情形，人们归因于教育的欠缺，其实完全是装出来的，本书下面叙述的几件事情可以充分证明。另外，每逢在生活和买卖上遇到什么难题要应付、要解决，他经常使用4句代数公式般的法宝，就是：“我不知道，我办不到，我不愿意，以后再说吧。”他从不说是否或者不是，也不留任何字迹。你跟他说话吗？他冷冷地听着，右手托着下巴，右胳膊肘放在左手的手背上，不论什么事，拿定了主意，便永不回头。一点点小买卖也要考虑半天。经过一番藏奸耍猾的较量，对方以为自己的意图尚未暴露，其实已经不打自招的时候，他却来这么一句：“没征求过我太太的意见我什

么也不能决定。”被他当奴隶般使唤的妻子，在生意上是他最合适 的挡箭牌。他从不到别人家里去，不吃人家的，也不请人吃饭。他干什么都悄无声息，似乎一切都得节省，包括动作在内。他一向尊重所有权，所以绝不动别人家里的东西。可是，尽管声音轻柔，态度审慎，仍不免露出箍桶匠的言谈和习惯，尤其是在家里，不像在别的地方那么有所顾忌。

体格方面，葛朗台先生身高5尺，矮墩墩的，腿肚子周长足有12英寸、髌骨多节突出，宽肩膀，褐色的圆脸上有麻疹留下的瘢痕，下巴方方的，嘴唇没有任何曲线，牙齿很白，眼睛表情冷峻，似要择人而噬，俗称蛇眼，额头满是横纹，但其间还有些显著的凹凸，头发黄中带灰，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背后开玩笑说那是金银发。他鼻尖肥大，上面长着个青筋盘绕的肉瘤，一般人不无理由地说那里面装满了鬼点子。脸上的表情说明他精明狡猾、故诚实而又自私自利，他的全部感情都集中于自得其乐地聚敛财富以及他惟一关切的继承人，他那个宝贝独生女欧也妮身上。他的举止、行动以及内心的一切都显示出一种自信，那是生意上一帆风顺所养成的习惯。因此，他虽然外表和善，易于接近，其实性格硬如铜铁。他的装束一成不变，1791年如此，现在也如此。厚实的鞋子系着皮鞋带，一年四季都穿着羊毛袜，粗呢栗色短裤系着银质的扣子，一件两排扣的黄褐相间天鹅绒背心，长下摆的栗色宽上衣，黑领带，戴一顶教友派^①的帽子。他的手套和警察的一样结实，能用20个月，而为了保持干净，他总用同一种手势将手套放在帽檐上一个固定的位置。

①教友派，17世纪基督教的一个教派。